

## 第一章

### 梦断虎门

- 难道这就是昔日所向披靡的清朝军队
- 开战前，关天培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
- 我本是卖臭豆腐的，怎么会骑马
- 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 开眼看世界
- 救国强兵

## 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公元 1841 年 2 月 26 日 即大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这一天对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来说，是个不祥的日子。

此刻，他站在控扼珠江入海水道的虎门靖远炮台的石垛墙后 透过浓烈刺鼻的硝烟 惊讶地发现 原来英国人的战舰并不像自己战前所设想的那样：沿着珠江水道直驶省城广州，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暴露在两岸夹峙的清军巨炮的炮口下。他们狡猾地抢占了被清军忽视而未设防的下横档岛 并在岛上架设野战炮 猛烈轰击清军毫无顶盖防护的裸露式炮台。他们的步兵也不像中国人原先所认为的那样 腿上紧紧地缠着绑腿 连肘关节也无法弯曲 用长竹竿一扫即倒。而是乘小舢板避开清军的正面火力登岸 灵活地迂回到缺少防护工事的侧后方攻击炮台。

一时间 炮声震天 黑烟滚滚 暴露在炮台石墙外面的清军营舍中弹 燃起熊熊大火。当英军“加略普”号、“威里士厘”号、“萨马兰”号、“摩底士底”号军舰一字排开 抵近岸边 射击时 横档炮台上的清军官吏首先被吓破了胆 没命似地逃出炮台。而那些被锁在炮台内的清军兵勇感觉自己被遗弃 更是全无战心。关天培亲自指挥的靖远炮台坚持了较长的时间 但在英舰威力更大的炮火轰击下 抵抗的炮火也渐渐稀落下来，士卒们开始弃炮逃跑。关天培挥剑力斩数人，仍制止不住。他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难道这就是昔日所向披靡的清朝军队？他耗费 7 年心血鸠工兴建的虎门要

塞如此不堪一击 竟在短短几个钟点内就将沦入侵略者‘英夷’手中？

1834年冬天，屡立功勋的关天培被调到广东水师提督任上。作为大清帝国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 他巡防的广州可谓膏腴之地。那些驾驶着三桅巨舶的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洋人们”运载来香料珍宝、奇技淫巧之物，也给腐败贪婪的清朝官吏带来滚滚不尽的财货。特别是祸国殃民的鸦片大量走私运进 洋商们为了不被查封 公开给水师巡查人员行贿 以致形成每走私进来一箱鸦片 要交纳 1 元银洋给水师提督的所谓“制度”。不过道光皇帝交给关天培这个“肥差”本意并不是要慰劳这位行伍出身的将领 让他有聚敛钱财的机会。只因为几个月前，一个名叫律劳卑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竟敢不遵天朝法度，派两艘洋舰强行闯入珠江，一路上炮轰虎门沙角、镇远、横档炮台 而守台士兵竟拿他们毫无办法 任其一直驶抵黄埔。躲在红墙深宫之中的道光皇帝终于龙颜大怒了，挑选素以能干著称的关天培出面，好好整顿一下如此虚弱的广东海防。

关天培果然不负“浩荡皇恩”。他先令妻子奉老母返回故里 自己只带着 3 个家丁赴任。一路风尘未洗，便先赴虎门踏勘海口厄塞 不久就向两广总督递交了《查勘虎门扼要筹议增改章程》、《重勘虎门炮台筹议节略》 提出了虎门三重门户的防御建策。这个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海防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以沙角、大角为虎门第一重门户 设置信号台，一旦敌舰闯入 便施放信炮 通知第二、三重各炮台准备作战。第二重门户由横档一线各防御设施组成 其中有夹

水道而修筑的南山炮台、横档炮台、镇远炮台、靖远炮台等，也有用来迟滞敌舰航速的江面排链，用来阻遏敌舰行驶的梅花木桩。以大虎炮台为核心的大虎山岛是第三重门户，主要靠发扬火力轰击敌舰。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庞大的虎门各炮台工程于 1835 年（道光十五年）底基本完工，其后又陆续进行改建、扩建，炮台增至 9 座，火炮增至 300 余门。

很显然，关天培对凝结自己心血的这一杰作是满意的，其他清朝官员也莫不如此。1839 年中秋，力主抗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来到沙角，登上水师提督的座船检阅兵勇。但见万顷波涛之上，80 余艘兵船、火船排列整齐，旌旗猎猎，鼓角相闻，炮声隆隆，好一派蓄锐待战的景象。入夜，邓廷桢邀请林则徐、关天培饮酒赏月，三人同登峰巅，放眼望去，江涛拍岸，炮台雄峙，关山巍峨。林则徐不由得诗兴勃发，口中吟道：

是时战船多貔貅，相随大树驱蚍蜉。

炮声裂山杂鼓角，樯影蘸水扬旌旒。

白天的巡视无疑给林则徐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炮台环绕峙立，排链封江严密，这种布置，足以壮我军威，打消敌人窥伺之意！”

然而历史并不总以人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

尽管关天培决非贪生怕死之人，早在开战前他就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里面放着几枚牙齿和几套旧衣服，以表示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尽管关天培督率士兵英勇抗击，并亲燃大炮，身中数十创，犹持刀拼杀，尽管驻守虎门的清朝兵勇

多达万人 几倍于进攻的英军 仍无法扭转战局。

据当时人的笔记《夷氛闻记》记载：

“英军前后夹攻虎门炮台 关天培亲自燃放大炮 大炮炮膛炸裂 守台清军士兵吓得面无人色 争先溃逃。一名清军士兵大声呼唤关天培说：‘形势危急 快走吧！’并把关天培背在背上准备退走。关天培挥刀向他砍去 士兵躲闪。这时英军一炮打来 正穿过关天培的胸部 关天培虽中弹身亡 却仍然屹立而不倒下。”

与后来那些贪生怕死、怯战先逃的清军将领相比 关天培无疑是十分英勇的。他的勇敢精神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战后第二天 关天培的家人来到英军占领的阵地 请求运走关天培的尸体。英军指挥官不仅允许 还下令碇泊在附近的“伯兰汉”号军舰鸣放礼炮。对腐败不堪任战的清朝军队 他们就不那么客气了。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一些奉英国官员之命到中国沿海侦察的传教士 便狂妄地宣称 中华帝国的联合舰队无力驱逐仅由几个欧洲人驾驶的商船，而只要派出一个团的英军便足以将数省的清军击退！说这话的人固然是为了达到鼓动政府派兵入侵中国的肮脏目的 但也无意中道出一个残酷的事实 中华民族今天所面临的已不再是昔日金戈铁马的游牧民族勇士，而是装备着洋枪洋炮的“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 二、忠义与甲冑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不以成败论英雄” 它尤其适用于

一个注重道德伦理的国度。关天培是战败而死的。他虽死犹荣 比起那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辈 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在当时人们的诗歌、散文中 有很多是颂扬他的。人们甚至在笔记小说中将他描绘成英伟红面的勇士。而按照中国古代人们的文化观念，红色面孔象征着赤胆忠心，义干天云 恰好与“白脸奸臣”成鲜明对照。关天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辜负百姓们的期求。他为感谢道光皇帝的知遇之恩 抛下老母妻儿 赶赴广东日夜督修虎门炮台。在英军进攻之际 他坚守炮台 不避枪弹炮火 甘愿以一腔热血来证明军人誓死如归的气节。

人们在崇敬颂扬之余 也不免产生了一丝惶惑 为什么如此忠勇敢战的将帅楷模 竟然不能在战场上打败野蛮“夷人”的入侵 清人朱琦在《关将军挽歌》中 多少透露出一些时人的无奈：

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

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响成烟尘。

既然搞不清楚打败仗的原因，只好暂且归之为“力竭”了。

与昔日茹毛饮血的“夷人”打仗竟然失败 这在许多清朝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须知中国军事文化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历史 很早就出现了金属兵器和战车 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古代防御工程体系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和火器 涌现出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数以千计的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中国历史上的武装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汉代，

在强大的中原骑兵的打击下，精悍的匈奴人无法在塞外立足，被迫西迁乌孙、康居，经若干世纪进入西欧。在这里，他们竟神奇般地改变了昔日屡战屡败的命运，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向东罗马、西罗马帝国进攻。唐代，因受到沉重打击而四分五裂的突厥人，为了躲避开唐朝军队这个强大对手而西迁中亚。此后他们在阿拉伯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建立了许多独立的小王朝，还一度攻入富饶的巴格达之城，其首领成为执掌一切大权的苏丹（意为有权威者）。宋金时期，崛起于塞外草原的蒙古军事力量开始进攻南方的金朝。此时的金朝政治腐败，内部起义此伏彼起，又与宋军长期征战不休，军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却仍能顽强抵抗而不致于全军覆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只好将进攻矛头指向西方，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陷布哈拉、撒马尔罕，击败花刺子模、俄罗斯大军。其孙拔都所统帅的一支蒙古骑兵甚至翻越喀尔巴阡山，渡过多瑙河，抵达维也纳城下。游牧民族一次次驰驱亚欧大陆的壮举，不仅给西方带去了火药制造法和精良的工艺技术，也传播了中华帝国不可战胜的威名。数百年后，那位风云一时的欧洲名将拿破仑谈起中国来时，仍不无担忧地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它从睡梦中惊醒，将会震撼整个世界！

孰不知此时的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宋明以降，昔日立功域外、气吞八荒的豪迈气概逐渐消褪。“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投笔从戎观念不见了，代之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世俗之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金戈之声稀少了，充斥士大夫们

绮丽靡奢、纸醉金迷生活的 大多是风花雪月和个人悲欢的吟唱 中国虽然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和火器 并将其流传到西方 但在‘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下 自身工艺和技术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以致明后期铳炮鸟枪反而要从西方传入。

更重要的还在于军事制度。清朝统治者自入主中原以后 便将原先骁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分布在京畿地区、长城和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 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将收编的明军降卒编为绿营 分成一小股一小股力量 各守汛地。无事虚应差事 维持地方治安 有事杂乱抽调 凑成一军。为了维护八旗兵的特殊地位，清初曾给予八旗兵丁以优厚的饷银粮米，并不许其别谋生计 集中精力操练弓马武艺。随着八旗人丁的滋长，一家数口甚至数十口全凭一份额兵俸禄度日 生活日益窘迫。统治者只好采取扩大额兵的办法 将数万老人和儿童用兵饷养起来。这样 八旗组织就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救济机构色彩 原先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检阅流于形式。京城里曾流传一首民谣 叫做‘糙米要掉 见贼要跑 雇替要早 进营要少’说的就是这班腐败不堪任战的八旗兵。他们在领受军粮时必刁难发放者 撒赖放泼 蒙混冒领之事不绝；一旦上阵交锋 则唯恐奔逃不及 轮到值班操演时则事先雇好替身 平日里很少有人到军营里当差任事。据说有一次某王爷奉命检阅京中八旗，眼见检阅台下人弱马疲，步伐错乱，丝毫沒有纠纠武夫的样子 禁不住摇头叹气。队伍中有一名骑兵 刚刚跨上战马就被摔了下来 连腿骨都摔折了。问他时 那人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本是街市上卖臭豆腐的 怎么会骑马呢？”

绿营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时，取代八旗成为清军主力，但其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日里兵丁分防汛地，兵力单薄不能集中，因而缺乏训练和监督，形同散兵游勇。加上粮饷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兵丁大多兼营小贩，很少有人专心操练武艺。遇有战事，通常由各汛临时抽调成军，兵与兵之间，兵与将之间互不相习，临战指挥极易误事。

八旗入关前以骑射见长，弓箭自然成为其主要武器。此外其前锋营、护军营、鸟枪营的兵丁还配备有鸟枪、炮等火器。为了抵御冷兵器的击刺，军中还普遍使用藤牌。它由藤编成，圆形，直径二尺八寸，牌上彩绘虎头，缀有朱纓。由于藤质坚硬富有弹性，又圆滑不易砍刺破入，对付刀矛等冷兵器还是颇为有效的。但在与英军的洋枪洋炮对阵时，便暴露出强烈的不适应性。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兵丁看到侵略者的枪口瞄准他们时，总是利用藤牌来掩蔽自己，实际上它毫无防弹能力，许多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倒在血泊中。由明军降卒改编而成的绿营，本来是精于火器的。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极不信任，将精利火器集中于八旗而不给绿营。绿营原有的子母炮、冲天炮、威远炮都被押解进京，仅留下少量式样陈旧、质量低劣的大炮供其使用。清廷还采取奖掖弓箭兵、压抑枪炮兵的政策，使用火器的兵丁战功显赫却无缘晋升为军官。所以兵丁们争着去练在实战中用处不大的骑马射箭工夫，火器的研制改进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退步。

即使是这样，自诩为‘天朝上国’统治者的道光皇帝仍沉浸在兵强马壮的梦幻中。当他听说英国的大号兵船为了保护其罪恶的鸦片贸易，进犯中国沿海时，仍满不在乎地

说：“英夷只不过稍逞小技 恫吓虚喝 等到计穷势蹙 自然返棹入洋”所以要求主持广东事务的林则徐不得犹豫 乘机将他们尽数驱除，以为一劳永逸之策。

毕竟时代不同了。步履蹒跚 迟迟未走出中世纪的大清帝国已不再具有昔日的声威，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英国侵略者面前，只是一个被动挨打的角色。

### 三、草人、马桶与镇妖术

虎门炮台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广州城里的清军将领已经在思虑如何用法术降伏性同犬羊的“英夷”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现实中的一连串惨败，早已使某些对夷狄之人不屑一顾的文人士大夫对清军失去了信心，转而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冥冥神意的身上。红墙深宫之中夜不能寐的道光帝，久候捷音不至，也宁愿相信鬼神助战获胜的传闻。于是，从广州城到金銮殿，到处都流传着真假莫辨的神话：

“英人几十人一群分头掳掠 老百姓无法抵御 只好用马桶应战 英军的火枪碰上全都枪膛爆裂。”

“英军占据四方炮台 昼夜用炮轰城 当英兵攻靖海门时 扑近城壁 忽于烟雾中 望见观音神像 吓得不敢再击”；“火药库在观音山下 贮火药三万斤 汉奸抛掷火弹 正将爆炸间 忽有白衣女神 甩开衣袖拂火 火即熄灭 不久大雨倾盆 英军的火箭炮弹 无一燃烧”。

道光帝相信这是菩萨保佑，当即亲手书写“慈佑靖海”

字样的匾额，派人送到广州观音庙里悬挂起来，以谢神灵。

清军宿将杨芳也相信这是“御夷”妙法。他奉道光帝旨意南下，沿途官民夹道迎送，实指望打个胜仗以振民心士气。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屡立功勋以人血染红顶子的杨芳，对付异族入侵却没有什麼像样儿的锦囊妙计，反倒是一味认定“英军屡战屡胜，必有‘邪教善术’者隐匿其中。因此他下令广为搜集女人用的马桶作‘压胜具’（按照巫师的建议，打仗时用女人的尿罐口冲向英军，可以使其洋枪洋炮失去准头）又用纸扎的草人大排水陆道场，以祈祷鬼神相助。

扬威将军奕经同样是相信法术的。鉴于杨芳等人用马桶、草人压惊壮胆并不能阻止英军长驱直入，进攻广州，奕经在浙江前线指挥作战时，索性到号称最灵验的杭州西湖关帝庙求签，请出中国最高的战神——忠义神武大帝。据说那签上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的句子。恰好三天后，大金川土司领本部兵抵达前线，一个个慍悍勇武，头戴虎头帽。于是奕经视为“吉兆”，命其打先锋。在阴历正月廿九日四更天，反攻被英军占领的宁波城。

战事结局完全与奕经等人的设想相反。这些帽子“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垂在他们背后”的勇士们冲入城中以后便受到英军猛烈炮火的迎击。平时惯于密集冲锋的清军士兵此时即使想疏散开来，在狭窄拥挤的街巷里也无法做到。“倾射葡萄弹和铁筒弹的毁灭性炮火”打到百步之外的人丛中，简直就是一场大屠杀，到处都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 四、“师夷长技”的呼唤

并非所有的人都像杨芳、奕经那样愚昧。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确实把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睁开眼睛正视面前残酷的事实，思忖抵御西方强盗的有效方法。

出身于广东香山世家巨族的林福祥，自幼生长于澳门，对西方各国情况有较多的了解。鸦片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生员，却不顾自己地位卑下，毅然到广州求见知府余保纯，呈献战守方略。当时余保纯在新任两广总督琦善的指令下，正千方百计与英人和谈，对林福祥的建策不屑一顾。几个月后，祁璜接替琦善任两广总督，并以林福祥的老师黄体芳为幕僚。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奉命招募水勇 500 余人，组成“平海营”，驻守广州城西离明关海口。先后在白鹅潭、泥城与英军作战。1841 年 5 月 30 日，在广州城北肆意淫掠的英军，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怒火，三元里 103 乡的民众联合起来，诱敌于布满沼泽的牛栏冈。林福祥远远听见锣声不绝，即带水勇赶赴战场。多少因清军战败而感到灰心丧气的林福祥，看到民众如此浩大的声势，精神为之一振。据他在《三元里打仗日记》中描写，前来聚会者数万人，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呐喊助威。遍野漫山的民众，将英军团团围在核心。加上天降倾盆大雨，英军的燧发枪全部失去效用。于是被此前一连串轻而易举的胜利骄惯得不可一世的英军官兵，第一次尝到了失败和死亡的滋味。要不

是广州城里的清朝大官们害怕用银子和屈辱买来的“和平”因此而失去。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来解围，被砍下脑袋的英军士兵也许会更多。有了这番经历，林福祥开始相信中国战胜装备洋枪洋炮的英军还是有办法的。战后，他撰写了《平海心筹》一书，煞费苦心地将古兵书中记载的火器搬了出来，选取其中可以实用的神火飞将军、水底雷等 13 种火器，神火药方、毒火药方等 28 种火毒药配方，详细介绍其功能、构造、制造和使用方法，细心地勾画出很不精确的图样（中国古代兵器图样都是如此）供人们参考。

另一位江苏宿迁县的恩科举人臧纆青，在国难当头之际，也颇想挺身而出，为击退英军入侵出一点力。1841 年 10 月，那位信奉关公神灵的扬威将军奕经，在赶赴前线的途中，听说臧纆青富有智略，便把他聘入幕府，军机大事都找他商量。臧纆青果真出手不凡，根据江浙地区除河渠港汊之外，陆地皆系稻田，积水泥泞，道路狭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伏勇散战法”，分兵为小股，水乘风潮，陆匿丛莽，伺伏道路，见敌即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人自为战，一定要使英军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被动局面，等到他们疲弱已极，士无战心的时候，再派大部队乘船埋伏在港口，将敌人全歼。

奕经开始对臧纆青倒是从谏如流，对这种“朴素的人民游击战”法表示赞成，并上奏道光皇帝，得到批准。可一旦真正打起仗来，天朝上国的脸面就显得重要了，似乎只有堂堂正正之兵的正面交战才符合大清朝将军的身份。在浙江反攻作战中，奕经仍旧采取排阵对垒的战法，结果遭到英军伏

击狼狈逃回杭州。臧纡青对奕经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心中愤愤不平，暴怒伤肝甚至瞎了左眼，于是以养病为名坚决辞去幕僚的职务。奕经对臧纡青的计谋虽然不听，仍感到身边谋士的人品见识都超不过他，苦苦挽留。臧纡青再次提出“伏勇散战法”，奕经只好勉强同意。1842年3月，清朝兵勇再次出击，按照事先所授密计，随处惊扰，居然颇有斩获。

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林福祥、臧纡青等人的视界不能不受到局限，只能从传统武库中寻求抗敌利器的话，另一些人则走的更远一些，开始脚踏实地模仿‘英夷’手中神奇的火枪大炮、疾驶如飞的轮船。据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描述，西方的坚船利炮确实给一潭死水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激起不小的波澜，沿海地区的好奇者莫不见异思迁，用心仿效。

看来勤劳肯干的中华民族并不缺乏聪颖智慧之士、善用匠思之人，缺乏的是能给他们提供用武之地的良好环境。

鸦片战争中的抗英志士林则徐不属于兵器制造专家一类，在练兵制器的战争准备过程中，却深刻感受到了坚船利炮在这场中世纪军队与近代军队交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火炮的质量，林则徐甚至在被道光皇帝撤职、待罪赴浙江军营效力期间，身体力行扮演了一回兵器研究家的角色。

1841年6月，林则徐携妻带子来到镇海。此刻的镇海，已经成为抗英的最前线。上至两江总督裕谦，下至兵丁百姓，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日夜赶工，在内港水浅之处沉船钉桩，堵塞航道；在岸上用竹篓装上碎石和沙袋堆垒成炮台。

林则徐下船伊始 便急切地询问前线铸炮情形 并把自己从广东带来的《炮书》拿出来供铸炮局参考。在他的建议下 造炮专家龚振麟发明了枢机新式炮架。此架借鉴了西方炮车的样式 下装 4 个轮子 可以后推前拉 架面又安有磨盘 大炮置于磨盘上 可以四面转动 比西方当时使用的四轮炮车更为先进灵便。他还把自己在广州搜集到的外国战船图样拿出来交给龚振麟，龚氏后来制造的人力小轮船就是受其启发造成的。他甚至设想利用这段宝贵的空闲时间前往距此不远的全国闻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好好翻阅其中的兵家著作，希望从古人的武库中翻拣出点挽救大清王朝的良策。

他终于失望了。当腐朽的清朝国防大厦经受不住西洋大炮的轰击，颓然倾倒的时候，一些小修小补也无益于大局。清军战败的消息一连串传到京师皇宫之中 更令那位对“英夷”又恨又怕的道光皇帝想起林则徐 埋怨是他“办理夷务”不善才引起这些后果，一道圣旨发出 将林则徐遣戍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只好束装就道 奔赴万里之遥、人烟稀少的西北边陲 去做“荷戈西戍之老兵”。鸦片战争总是与他有解不开的“姻缘”。从广州虎门海口到镇海招宝山上 他为抗英作战尽心竭虑 花费了那么多心血筑台制炮 训练勇丁 设想了那么多妙计良策 却从来没有机会亲自付诸实施 亲手指挥手下的骁勇之士与英军决一死战。而在他身后奉命统兵御敌者总是那么“不争气” 与敌交锋大都一败涂地。如果说上述历史命运的安排 对林则徐很难说得清是福是祸的话 那

么“奉旨”遣戍伊犁 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隔绝开来。现在 他不仅不能把自己对国事的真知灼见直接奏陈给道光帝，对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甚至连与一二同志倾诉忧患之情 畅言强兵之策也大成问题。在后来数年间的戍边岁月里 林则徐只能依靠寥寥可数的几封书信，向一些至亲好友约略透露出他对清军惨败后的更深一层思考。他关于组建大队水军 与敌争锋海上的设想 对军队建设要“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要言的概括 以及以两湖、陕西、四川为战略后方 与敌人持久作战的计划 都是在风尘仆仆的西行路上提出的。在与友朋的私下信函里 林则徐可以毫无顾忌，一抒胸臆 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随处可见。而友朋信函所固有的“不足与外人道”的性质 则限制了它们在思想界的传播。

从理论的高度深刻总结鸦片战争教训，指明中国改革强兵之路的历史重任 落到了林则徐在京城“宣南诗社”的旧友——魏源的身上。

魏源，字默深<sup>1794</sup> 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按照当时耕读世家子弟的惯例，他从 15 岁起就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奔忙。惟其八股文章总是难入考官大人的法眼，所以从 1823 年起 他来到时任直隶提督的杨芳家里做教师 顺便研究起边疆防务和西北地理来（在中国古代学术分类里 地理学家就是战略学家），1831 年以后 他以幕僚的身份 先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划政务 也与他们结成了思想上志同道合的朋友。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毅然投身于民族自卫战争。10 月，他听说英军军官安突德在浙江

定海被捕获，立即赶到宁波知府衙门参加审讯战俘。根据安突德的口供，并参考其他材料，于次年写成《英吉利小记》，介绍英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情况。有心对面前的红头发绿眼睛“英夷”仔细研究一番。他还应邀到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里筹划战事。只是过不了多久，因为所提出的战守方略不被当权者采纳，又感于时局糜烂不可收拾，仍旧还是回到远离前线的扬州书斋中。他与挚友林则徐不同，更适于冥思苦想而非身体力行。

1841年8月，遵旨西行出关的林则徐，行至镇江，竟意外的与魏源相逢，实在“万感苍茫”。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之际，林则徐郑重地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和《四洲志》手稿交给魏源，希望他能够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情况，编撰成书。

林则徐可谓托付得人。1843年1月，也就是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不到一年，魏源便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资料，撰成《海国图志》50卷本。这部书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更大胆地指出中国强兵的唯一出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么，外国之“长技”都包括什么呢？他指出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的观念，他理直气壮反驳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中国应当允许百姓在沿海建厂设局，学习西方技术制枪造炮，允许百姓制造于国于民有益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船、自来火、自转碓、千斤